

四庫全書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總目
經部
卷三十二

欽定四庫全書總目卷三十一

經部三十一

春秋類存目二

春秋程傳補二十卷 浙江汪啟淑家藏本

國朝孫承澤撰承澤有尚書集解已著錄是編以程子春秋傳非完書集諸儒之說以補之其詞義高簡者亟為申明缺略者詳為補綴書成於康熙九年按伊川春秋傳宋史藝文志作一卷陳亮龍川集有跋云伊川先生之序此書也蓋年七十有一

矣四年而先生没今其書之可見者纔二十年陳振孫書錄解題云略舉大義不盡爲說襄昭後尤略考程子春秋傳序作於崇寧二年書未定而黨論興至桓公九年止門人間取經說續其後此陳亮所謂可見者二十年也是書桓公九年以前全載程傳十年以後以經說補之經說所無者采諸說補之中取諸新安汪克寛纂疏者居多纂疏即明代春秋大全所本其書堅守胡安國傳則仍胡氏之門戸而已未必盡當程子意也又所補諸傳

皆不出姓氏於原文亦多所芟改其桓公九年以前程子無傳者亦爲補之則是自爲一書特託名於程子耳考陳亮跋有云先生於是二十年之間其義甚精其類例甚博學者苟優柔厭飫自得於意言之表不必惜其缺也然則何藉承澤之補乎

左傳統箋三十五卷 浙江汪啟淑家藏本

國朝姜希轍撰希轍字二濱餘姚人明崇禎壬午舉人國朝官至奉天府府丞此書循文衍義所据者特杜

預林堯叟孔頴達三家杂以朱申句解其所引證又皆不標所出猶沿明季著書之習

春秋家說三卷　湖南巡撫採進本

國朝王夫之撰夫之有周易稗疏已著錄是書前有自序稱大義受於其父故以家說為名其攻駁胡傳之失往往中理而亦好為高論不顧其安其弊乃與胡傳等如文姜之與於弑夫之謂不討則不免於忘父討之則不免於殺母為莊公者惟有一死而別立桓公之庶子庶子可以申文姜之誅不

知子固無殺母之理即桓之庶子亦豈有殺嫡母之理視生母為母而視嫡母為非母此末俗至薄之見可引以斷經義乎閔公之弑夫之謂當歸獄於慶父不當歸獄於哀姜哀姜以母戕子與文姜不同不得以入齒壓天倫此亦牽于俗情以常人立論不知作亂於國家即為得罪於宗廟唐武后以母廢中宗天下譁然而思討君子不以為非彼獨非母子乎首止之會定王世子所以消亂端於未萌世子非不當立則不得謂之謀位諸侯非奉

所不當奉則不得謂之要挾夫之必責以伯夷叔齊之事則張良之羽翼惠帝何以君子不罪之乎如此之類皆以私情害大義其他亦多詞勝於意全如論體非說經之正軌至於桓公元年無端而論及人君改元宜建年號之類連篇累牘横生支節於春秋更無關矣

春秋傳註三十六卷　浙江吳玉墀家藏本

國朝嚴啟隆撰啟隆字爾泰烏程人前明諸生其說謂孔子欲討陳恒而不得故作春秋以戒三家不

始惠公而始隱公者以隱有鍾巫之難特託以發凡不終於陳恒簡公之事而終以獲麟者欲以諱而不書陰愧三家之心論殊穿鑿又謂春秋治大夫非治諸侯以三十六君之事爲經而其餘爲緯以文公以前爲賓而以後爲主經之義當明緯之義可以不問主之義當明賓之義可以不明又謂春秋一字一句皆史舊文聖人並無筆削其意葢深厭說春秋者之迂謬欲一掃而空之而不知矯枉過正反自流於偏駁也

春秋論二卷　江蘇巡撫採進本

國朝嚴㲄撰㲄字佩之無錫人前明諸生是書凡九十九篇每篇略如袁樞紀事本末之例標舉事目類聚經文於前而附論於下其體在經義史評之間而持論嚴酷又頗傷輕薄其莊公忘父讐一篇云王姬之卒文姜之幸也不然何以奪新昏之宴而復叙淫齊之好也文姜數數與齊侯享會是又莊公之幸也不然安得結懽於齊侯而有狩猟之馳騁衛符之弋獲也是豈儒者說經之體耶

春秋正業經傳刪本十二卷　江蘇周厚堉家藏本

國朝金甌撰甌字完城一字寧武秀水人是書專爲舉業而設以胡傳爲主凡經文之不可命題者皆刪去之又上格標單題合題等目每題綴一破題而詳論作文之法與經義如風馬牛之不相及其目本可不存然自有制藝以來坊本五經講章如此者不一而足時文家利於剽竊較先儒傳註轉易於風行苟置之不論不議勢且蔓延不止貽患於學術者彌深故存而闢之俾知凡類於此者皆

在所當斥焉

春秋傳議四卷山東巡撫採進本

國朝張爾岐撰爾岐有周易說略已著錄是書意在折衷三傳歸於至當然發明胡傳之意居多猶未敢破除門戶同時有樂安李煥章爲爾岐作傳云著春秋傳議未擬而卒今此本缺略特甚蓋未成之藁而好事者刻之也

學春秋隨筆十卷浙江巡撫採進本

國朝萬斯大撰斯大有儀禮商已著錄斯大曾編纂

春秋爲二百四十二卷燬於火其後更自蒐輯以成此書其學根柢於三禮故其釋春秋也亦多以禮經爲據較之宋元以後諸家空談書法者有殊然斯大之說經以新見長亦以鑿見短如解閔二年吉禘于莊公謂四時之祭惟禘特大故又曰大事王制天子犆礿祫禘祫嘗祫烝三祫中惟禘特大故又曰大祫後儒因僖八年宣八年定八年皆有禘推合於三年一禘惡知僖宣定八年之禘皆以有故而書非謂惟八年乃禘六年七年與九年

皆不禘也今考禮緯三年一祫五年一禘公羊曰五年而再殷祭是五年而一祫一禘也公羊必非無據斯大謂每年皆祫即以時祭爲祫祭蓋襲皇氏虞夏每年皆祫之說而不知皇氏固謂嘗以時祭爲祫祭王制曰天子犆礿祫禘祫嘗祫烝諸侯礿犆禘一犆一祫嘗祫烝祫註謂天子先祫而後時祭諸侯先時祭而後祫如謂禘烝嘗即是祫則與祫無分先後何以經文於天子先言祫而後言禘烝嘗於諸侯先言禘烝嘗而後言祫耶又禘一

犆一祫注謂諸侯當夏禘時不爲禘祭惟一犆一
祫而已皇氏謂諸侯夏時若祫則不禘若禘則不
祫但謂時禘不與祫並行也若時禘卽是禘則經
文又何以云禘一犆一祫耶至於謂四時之祭夏
祫爲大故曰大事又曰大祫尤爲牽合穿鑿周禮
司勲曰凡有功者銘書於王之大常享於大烝禮
記祭統曰內祭則大嘗禘是烝嘗亦得稱大矣烏
得執一大字獨斷爲夏禘也又祔而作主特祀於
主烝嘗禘於廟斯大謂祔於祖廟主不復反於寢

引黄宗羲之說謂祥禫則於祖廟中祭新死者不及皇祖故云祭於主烝嘗禘則惟及皇祖不及新死者故云於廟今考鄭元士虞禮注凡祔已主復於寢說最精確大戴禮諸侯遷廟禮曰徙之日君元服從者皆服從至於廟廬辨注廟謂殯宫也其下又曰奉衣服者至碑君從有司皆以次從出廟門至於新廟據此則遷廟以前主在殯宫明矣鄭注謂練而遷廟杜注謂三年遷廟若卒哭而祔之後主常在廟則於練及三年又何得更自殯宫遷

主乎又引王廷相之說謂遷廟禮出廟門至於新廟是自所祔之廟而至新廟今考喪服小記無事不辟廟門註曰廟殯宫雜記曰至於廟門不毀墻遂入適所殯凡以殯宫爲廟見於經傳者甚多其以大戴禮出廟門之廟爲祔廟由不知殯宫之亦名廟也又考禮志云更釁其廟則必先遷高祖於太廟而後納祖考之主又俟遷祖考於新廟然後可以改釁故廟而納新祔之主是新主祔於祖廟即遷於祖廟甚明謂自所祔之廟遷於新廟則是

祔者一廟遷者又一廟矣與禮志全悖斯大乃襲
其說而反攻鄭元及朱子尤誤又成元年三月作
丘甲斯大謂車戰之法甲士三人一居左以主射
一居右以主擊刺一居中以御車間有四人共乘
者則謂之駟乘曾畏齊强車增一甲皆爲駟乘因
使一丘出一甲今考春秋傳叔孫得臣敗狄于鹹
富父終甥駟乘在文十一年則是成元年以前魯
人已有駟乘矣其不因此年三月令丘出一甲始
爲駟乘可知又考襄二十三年傳齊侯伐衛燭庸

之越駟乘然則駟乘者豈特魯乎謂魯畏齊始爲駟乘尤屬臆測又成十年齊人來媵左氏曰同姓媵之異姓則否故杜注謂書以示譏斯大襲劉敞之說謂諸侯得以異姓媵今考公羊曰諸侯娶一國則二國往媵之以姪娣從之白虎通曰備姪娣從者謂其必不相嫉也不娶兩娣何傳異氣也娶三國何廣異類也又周語曰王御不參一族韋昭注參三也一族一父子也故取姪娣以備三不參一族之女據此則是同姓異族者得媵也若異姓

同朕則當云不黎一姓不得云不黎一族矣至以仲子爲惠公嫡配孟任爲莊公元配以叔姬歸于紀爲歸于紀季則尤不根之論全憑臆揣者矣

春秋志十五卷（河南巡撫採進本）

國朝湯秀琦撰秀琦有讀易近解已著錄是書爲表者八曰春秋事蹟年表曰春秋大綱年表曰天王年表曰十二伯主年表曰魯十二公年表曰列國年表曰經傳小國年表曰列國卿大夫世表爲書法者四曰書法精義曰書法條例曰書法比事曰

書法遺旨表以考事書法以考義也考南史稱司馬遷作表旁行斜上體仿周譜蓋以端緒參差恐其脊亂故或國經而年緯或國緯而年經使一縱一橫絲牽繩貫雖篇遼隔越而脉絡可尋秀琦所作八表惟列國年表不失古法其餘年表但以字之多少每半頁分爲數格橫讀之成文縱讀之即不相貫半頁以外則格數寬狹多寡互異併橫讀亦不可通其經傳小國年表列國卿大夫世表或半頁之中一行之内參差界畫各自爲文更縱讀

横讀皆不相屬烏在其為年表也書法精義皆依違胡安國之文書法條例亦依仿崔子方之式惟書法比事謂有順文上下以為比者有分别事類以為比者如方有天王之事而遂會蟲牢著其無王楚滅江而晉伐秦譏其不救旣伐邾而公入齊則侵小附强可知介再朝而後侵蕭則求援舉兵可知如斯之類皆順文上下以見襃貶其說為沈棐諸家所未及又書法遺旨自抒已論雖不免間有騎墻而駁正處時有特見其長亦不可沒耳蓋

秀琦之說本可分繫經文之下共爲一書而必欲
變例見奇多分門目轉致重複糾結治絲而棼亦
可謂不善用長矣

春秋備要三十卷 江蘇周厚堉家藏本

國朝翁漢麐撰漢麐字子安常熟人其書以胡傳爲
主亦節錄左氏以明事之本末至於書之上闌標
破題下闌標合題則全非詁經之體矣

春秋類義折衷十六卷 江蘇巡撫採進本

國朝王芝藻撰芝藻有大易疏義已著錄是書以左

氏公羊穀梁胡傳爲主亦間採程子及臨川吳氏廬陵李氏諸家以爲之註其自出己見則加臆解二字以别之後附總論二十條書成於康熙三十五年自序稱公羊襲取穀梁之書而續爲之其說不知所據大旨謂左傳可信者十之四不可信者十之六公羊亦多謬戾惟穀梁猶不失聖門之舊前有自題口號云自讀春秋四十年只如聾啞動對青天邇來深考流傳義始覺先儒多誤傳其命意所在可槪見矣

春秋疏略五十卷 河南巡撫採進本

國朝張沐撰沐有周易疏畧已著錄是書以經文爲魯史以左傳爲孔子所作謂孔子取魯史尊之爲經而以不可爲經者挨年順月附錄經左命之曰左傳異哉斯言自有經籍以來未之聞也

春秋類考十二卷春秋疑義一卷 兩淮鹽政採進本

國朝華學泉撰學泉字天沐無錫人順治中布衣其書取春秋大事分八十八門以類排比每事之下附以諸家之註間綴已說大旨崇尚宋儒尤多主

胡傳其疑義一卷則專抒類考中未盡之蘊然有無庸疑而疑者如謂司馬法一甸五百一十二家而出兵車一乘甲士步卒七十五人若萬二千五百人為軍當八萬五千三百家而後足一軍之數天子六鄉止七萬五千家不能供一軍不知一甸五百一十二家出七十五人此采地出軍之法也每一家即出一人者鄉遂出軍之法也天子六軍出自六鄉不出自采地六鄉以七萬五千家而出七萬五千人何患不足六軍之數舉泉混二法而

爲一宜其疑也如此之類頗爲失考近時顧棟高著春秋大事表體例亦略倣此書而大致皆不出宋程公說之春秋分紀疑二人皆未見公說書也

春秋輯傳辨疑　無卷數　直隸總督採進本

國朝李集鳳撰集鳳字𡺸升山海衛人今其地爲臨榆縣集鳳嘗官洛陽縣丞畿輔通志稱其淹貫羣籍尤善春秋彙先儒註解討辨詳核歷三十年凡四易稿然後成書六十五卷名曰春秋辨疑此本細字密行凡五十二巨冊不分卷帙蓋猶其未編

之稿以紙數計之當得一百餘卷通志所言似未確也其書所載經文皆從胡傳而三傳之異同則附錄之未免信新本而輕古經說經則事多主左義多主胡故並尊之曰左子胡子比擬亦爲不類其諸家所解則臚列而參考之徵引浩博辨論繁複殆有堯典二字說十四萬言之勢焉

春秋惜陰錄八卷兩江總督採進本

國朝徐世沐撰世沐有周易惜陰錄已著錄是編於經義刻意推求而往往失之迂曲如春王正月知

斷斷不能稱夏正而必回護其說謂冠之以春正見周正之不善言外見行夏時之意至經末春西狩獲麟亦謂春為夏之冬蓋終以夏時之意經必一時無事乃空書首月以備天道其二月三月有事則正月可以不書此通例也至於定公元年春王三月晉人執宋仲幾于京師蓋因穀梁氏發傳於春王二字之下故註疏家斷春王二字別為一條其文實與三月相貫世沐見其別為一條遂以為無君不可書正月故但書王二字聖人有是書

法乎鄭伯克段則謂鄭莊謀逐其弟魯當討之聖人書此與討陳恒同義是爲臣討君綱常倒置矣紀履緰來逆女則疑魯喪制未滿不應嫁女聖人用以示譏考是時距隱公即位已二十二月踰年改元之前不知其已經幾月安見惠公之卒不在前一年之春夏乎其他節外生枝率皆此類又自襄公二十二年以後每年必增書孔子事夫左傳書孔子卒二傳紀孔子生先儒已以爲非禮以先師家牒年譜增入國史之中殆於周有二王魯有

兩公尊聖人者不宜尊以所不受也

春秋蓄疑十一卷陝西巡撫採進本

國朝劉蔭樞撰蔭樞有大易蓄疑已著錄是編以治春秋者信傳而不信經故於經文各條下列三傳及胡氏傳爲案而以己意斷其得失於胡傳尤多駁正頗能洗附會穿鑿之習而或並左傳事實疑之則師心太過矣

春秋集解十二卷附校補春秋集解緒餘一卷春秋提要補遺一卷浙江汪啟淑家藏本

國朝應撝謙撰撝謙有周易集解已著錄是書節錄三傳及胡安國傳參證諸家之說而以已意折衷之前有自序末附校補春秋集解緒餘一卷則其門人錢塘凌嘉邵所補輯也凡撝謙之說稱曰應氏而嘉邵之說則退一格以別之皆摘論經之疑義又附春秋提要補遺一卷如軍賦祭祀等事分門類記不書撝謙姓氏當亦嘉邵所著歟

春秋遵經集說二十六卷兩淮鹽政採進本

國朝邱鍾仁撰鍾仁字近夫崑山人康熙戊午舉博

學宏詞老不與試

特賜中書舍人其凡例稱是編本述孟子朱子說經之義故冠二子之說於簡端其集說則兼取諸家然其書瑕瑜互見如春王正月之說自張以寧以後辨析已無疑義乃仍以夏時謬論反覆支離又如荆敗蔡師于莘以蔡侯獻舞歸乃以爲志楚之强所以旌將來齊桓之功凡此之類多不足據其他如叔孫得臣卒一條以不日爲闕文而以胡安國之從公羊爲非許世子止一條用歐陽修之說而證

以蔡景公之書葬凡此之類亦間有可取然統核全書瑜究不掩其瑕也

春秋條貫篇十一卷 浙江巡撫採進本

國朝毛奇齡撰奇齡有仲氏易已著錄初康熙乙丑奇齡充會試同考官分閱春秋房傳制春秋一單題二雙題一脫經題是時初罷脫經題其雙題猶未罷 按合題罷於乾隆初 奇齡與監試御史論雙題不合因舉經之條貫必出於傳語 按此杜預之言 奇齡以為經文自有條貫不待於傳乃排比經文標識端委使自

相聯絡以成此書大致用章沖類事本末之意惟沖類傳而奇齡則類經沖於傳有去取奇齡於經則十二公事仍其舊第但以事之相因者移附首條之下又每條各附論說以闡發比事屬詞之義耳其以隱公三年四月尹氏卒六年春鄭人來輸平十一年冬十一有月壬辰公薨三條爲一貫蓋據金履祥通鑑前編之說以尹氏爲鄭尹氏然尹氏非卿其卒例不見經與叔肸之以公弟書者不同似巧合而實附會是爲不當合而合至於隱公

元年三月公及邾儀父盟于蔑六年秋公伐邾桓公十有七年二月丙午公會邾儀父盟于趡秋八月及宋人衛人伐邾其間邦交離合事亦相因而歸諸簡是爲不當分而分以其體例而論旣於經文之首各題與某事相因則何不仍經文舊第而逐條標識其故脈絡亦自可尋又何必移後綴前使相淆亂奇齡說春秋諸書頗有可觀惟此一編則欲理之而反棼之殆無取焉

春秋大義無卷數 湖北巡撫採進本

國朝張希良撰希良字石虹黃安人康熙乙丑進士官至翰林院侍講學士是編前有自序謂善說經者莫若康侯私心竊有所未滿者聖心忠恕刻則離聖心簡直曲則離聖心明白而正大纖則離左氏即未親見聖人亦必竊窺魯史公穀二氏得之傳聞難以依據康侯據二氏以駁左亦未爲盡得故一本左氏錯綜當時之事勢平心以想聖人之心而名字人爵時日諸例概所不取其持論甚確然如文公四年甯俞來聘謂以納饘貨醫而書昭

公十七年郯子來朝謂以仲尼學官而紀豈成公三年之孫良夫襄公元年之公孫剽七年之孫林父甯殖衞之君子而春秋書來朝者四十皆因孔子之問乎此又過執左氏以經外附錄之事横生議論者也至宣公八年之公子遂卒夫人嬴氏薨謂八月之内同登鬼録有陰奪其魄者春秋之法論是非不論禍福以是立意所見彌淺矣

春秋象義十二卷浙江巡撫採進本

國朝姜兆錫撰兆錫有周易本義述藴已著錄是書

仍以胡安國傳爲宗其所必不安者亦間有附論一二然必援朱子蓋恐人議其異於胡氏故稱朱子以證之猶之書經衍義恐人議其異於蔡氏亦必稱朱子以正之也故卷首有綱領三十三條於孔孟之說題曰特標於諸儒題曰彙集彙錄惟於朱子語錄六則題曰遵錄其宗旨可以概見云

春秋事義慎考十四卷 江蘇巡撫採進本

國朝姜兆錫撰是書凡上中下三考共十二卷而附以考前考後各一卷考上曰紀時曰系名考中曰

正位曰大婚曰喪紀曰祀典曰賦稅曰工役曰軍旅曰蒐狩曰刑法曰朝聘之屬曰會盟之屬曰侵伐之屬曰歸遺之屬曰徵求之屬曰告假之屬曰取竊之屬曰遊觀之屬曰奔執之屬曰歸入之屬曰削亡之屬曰弒殺之屬曰災荒之屬曰變異考下曰事詞通義曰事同書異曰書同文異门釋文明義曰隱文存義曰省文約義曰互文推義曰單文錯義曰闕文曰衍文曰誤文考前曰聖經本末曰列傳本末曰王侯邦國曰王侯世系曰庶邦雜

服曰伯功本末曰聖治本末考後曰傳有經無每條皆分晰辨論大旨主於羽翼胡傳然春秋一書古今聚訟胡氏曲爲之解已多牴牾兆錫復從而割裂分配彌繁瑣而失當也

公穀彙義十二卷 浙江巡撫採進本

國朝姜兆錫撰其書以公穀二傳主於發義與左傳主於紀事者不同且左氏失誣其事文與義不待言至二傳中有混其文以害義者有泥其文以害義者並有竄其文而事與義俱害者惟正終以正

始貴道不貴惠之屬固卓乎道義之權衡聖哲之軌範也故擇之宜慎焉因彙編二傳異同之處别白其是非而左氏發例釋經之文亦附見焉於三家褒貶之例無所偏主頗足以資參考較兆錫所註諸經似為可取然春秋事迹二傳多據傳聞左氏所述則皆據簡策兆錫駁二傳之事迹往往併左氏而駁之則終不出宋人臆斷之學也

春秋義疏無卷數 檢討蕭芝家藏本

國朝蔣家駒撰家駒有尚書義疏已著録是書以胡

傳爲藍本而稍以已意更正之然終不出胡傳苛刻之習或自出新意又往往未安如謂孝公惠公賢未著隱爲賢君是以托始且稱隱親親而尊王睦隣而守禮夫譏桓可謂親親若平王葬而不會凡伯聘而不報可謂尊王乎無駭入極翬伐鄭伐邾敗宋可謂睦隣乎易祊於鄭矢魚于棠可謂知禮乎後文每事示譏而開卷極詞稱善是自相矛盾也宰咺歸仲子之賵左氏但云子氏未薨耳家駒謂以仲子爲夫人惠公宜死仲子亦宜死故天

王併賵以示意是以車馬之錫爲灰釘之賜諷使

仲子自裁也有是情事耶

春秋指掌三十卷前事一卷後事一卷內府藏本

國朝儲欣蔣景祁同撰欣字同人康熙庚午舉人景祁字京少皆宜興人是書於三傳及胡氏傳外多取馮夢龍春秋指月春秋衡庫二書蓋科舉之學也末附春秋前事一卷皆國語之文後事一卷備錄左傳小邾射來奔以下諸事亦用馮氏之例

春秋詳說無卷數河南巡撫採進本

國朝冉覲祖撰覲祖有易經詳說已著錄是書大旨事迹多取左傳而論斷則多取胡傳間有與胡傳異同者如胡傳以惠公欲立桓爲邪心隱公探其邪心而成之覲祖則謂父之命可行於子子之孝不當拒乎父依泰伯伯夷之孝觀之不可以爲逆探其邪心使桓不弑而隱終讓可不謂之賢君其論頗爲平允又如於孔父之死則駁杜孔從君於非之說於滕子來朝則從杜孔時王所黜之說亦時時自出己意然徵引諸家頗傷蕪漫又略於考

證而詳於議論如夏正周正累牘連篇卒不得一言之要領而莊公元年王使榮叔來錫桓公命傳則又謂聖人筆削寧爲深求不可泛視存此意以說春秋宜失之穿鑿者多矣

宋元春秋解提要無卷數　左副都御史黃登賢家藏本

國朝黃叔琳編叔琳有研北易抄已著錄是篇雜採宋元諸家之說而不加論斷前有總論凡例亦皆採集舊文卷首有自注脫落未寫者四十餘條書中亦多空白蓋與其宋元易解提要均未竟之稿

也

或庵評春秋三傳無卷數 江西巡撫採進本

國朝王源撰源字崑繩號或庵大興人康熙癸酉舉人是書本名文章練要分六宗百家六宗以左傳爲首百家以公羊傳穀梁傳爲首然六宗俾左傳有評本百家亦惟評公羊穀梁二傳而已經義文章雖非兩事三傳要以經義傳不僅以文章傳也置經義而論文章末矣以文章之法點論而去取之抑又末矣眞德秀文章正宗始錄左傳古無是

例源乃復沿其波乎據其全書之例當歸總集以其僅成三傳難以集名姑仍附之春秋類焉

春秋鈔十卷 江西巡撫採進本

國朝朱軾撰軾有周易傳義合訂已著錄是編不全載經文但於有所論說者標舉經文著某年於其下其敘雖稱惟恪守胡傳間有詞旨未暢及意所未安者始妄陳管窺之見然駁胡傳者不一而足如春王正月即駁夏時之說伯姬歸于杞即駁諸侯親迎之說州吁弒其君完即駁不稱公子爲責

君之說桓公宣公書有年卽駁變異之說諸侯盟于幽卽駁首叛盟之說楚宜申來獻捷卽駁當力拒楚使上告天王之說齊人侵西鄙公追齊師卽駁書人見示弱書師見伏衆之說陽處父救江卽駁責晉不合諸侯之說齊人弒其君商人卽駁歸罪國人之說楚子圍鄭卽駁嘉楚討賊之說新宮災卽駁神主未入哭爲非禮之說甯喜弒其君剽卽駁廢立之說叔孫豹會虢卽駁尚信之說公如晉至河乃復卽駁從權適變之說暨齊平卽駁暨

爲不得已之說季孫意如會厥慭即駁力不能加之說盜殺衛侯之兄縶即駁歸獄宗魯之說從祀先公即駁出陽虎之說如斯之類不可以殫數所謂恪守胡傳蓋遜詞耳至於攻擊左傳則頗傷臆斷如以鄭叔段餬口四方爲詭詞謂段果出奔鄭莊豈置之不問以戎伐凡伯于楚丘以歸爲凡伯忍辱而自歸非戎挾之以去以楚執蔡世子有用之爲猶後世執蓋行酒之類斷無殺而用祭之理以哀公八年宋執曹伯陽爲未嘗滅曹援之古書

皆無佐證核以事理亦未盡安他如以成宋亂之
說從劉敞而駁杜預然聖經之意正以始於義而
終於利兩節相形其事婉而章耳如直書先公之
助亂暴揚國惡春秋無此法也許叔入許責其不
告於王不知乘隙復國機在呼吸往反告王不衣
冠而救焚溺乎召陵之役不聲楚僭王之罪自以
王樵之說爲定而必謂荀以必去王號責楚迫於
大義當無不從似非當日之事勢至首止之會責
王世子不能爲伯夷泰伯抑又強天下以所難矣

其持論大旨往往類此雖駁胡傳實仍在胡傳門徑之中不及所作周易傳義合訂遠矣

春秋比事目錄四卷 江蘇巡撫採進本

國朝方苞撰苞有周官集註已著錄苞既作春秋通論恐學者三傳未熟不能驟尋其端緒乃取其事同而書法互異者分類彙錄凡八十有五類然宋沈棐元趙汸皆已先有此著沈書僅有抄本趙書亦近日始刊行苞在康熙中二書未出故不知而為此屋下之屋猶之顧棟高未見程公說書乃作

春秋大事表也

春秋三傳纂凡表四卷　兩淮馬裕家藏本

國朝盧軒撰軒字六以海寧人康熙己丑進士官翰林院編修其書以三傳所言書法之例彙而爲表經文直書爲經傳文横書爲緯凡分三格以左氏居上格公羊居中格穀梁居下格皆但列舊文而於其同異是非不加考證蓋軒欲作三傳擇善一書故先纂此表以便檢閱尚未及訂正其得失也

左傳拾遺二卷　直隸總督採進本

國朝朱元英撰元英字師晦上元人康熙己丑進士是書摘取左傳一百一十事爲文一百一十有一蓋仿東萊博議之體惟博議多闡經義此則頗訂傳文耳然好出新意亦往往失之過苛如桓公十七年冬十月朔日有食之傳曰不書日官失之也元英則以不日爲特筆譏左氏不知聖人之意襄公二十九年吳季札請觀周樂歌小雅有周德之衰一語元英以爲訓詁之失而引九章算法謂差分爲衰分其說皆不能確也

春秋說十二卷 山西巡撫採進本

國朝田嘉穀撰嘉穀有易說已著錄是書以胡傳爲主三傳有爲胡傳所採者亦附錄之胡傳所引事實則依春秋大全小註錄之卷首兼論作文之法蓋其書專爲舉業而設至於遣詞練詞皆入凡例與說經之體遠矣

春秋義十五卷 山西巡撫採進本

國朝孫嘉淦撰嘉淦字錫公興縣人康熙癸巳進士官至吏部尚書協辦大學士謚文定嘉淦以春秋

一書比事屬辭經本甚明無藉於傳乃盡去各傳反覆經文就事之前後比而屬之尋其起止通其脈絡其事俱存義亦可見至日月名氏爵謚之間則不復爲之穿鑿然大抵以公羊常事不書之說爲根本於春秋本旨未能盡愜後自覺其失旋燬其板此猶其初刊時所印行云語詳楊方達春秋義補注條下

春秋集傳十卷湖南巡撫採進本

國朝李文炤撰文炤有周易本義拾遺已著錄是書大旨宗胡傳而稍採諸說變其面貌往往蔓延於

經義之外如解元年而牽及改元已爲旁文又因
改元而深譏前明十三帝之不改元不更蛇足乎
衛桓書葬是爲據事而筆諸册乃牽及衛侯不當
諡桓謂以著衛人之私然則凡葬必書諡以何者
别其非譏耶許世子不嘗藥引張氏之說謂其必
用砒霜鍛之不熟已屬臆揣又責以不能窮理居
敬去本事不太遠乎是但知拾五子之緒言而未
嘗知三傳之古義者耳

左傳杜註補義一卷山西巡撫採進本

國朝蘇本潔撰本潔字幼清常熟人康熙癸巳舉人官興化府知府是編因顧炎武左傳杜解補正有所未盡乃作此以補之多推求文句體味語意而罕所引據考證故名曰補義前有康熙庚子陶貞一序稱本潔原本兼補林堯叟註義貞一爲刪之知所據者坊刻杜林合註之本也

左傳姓名考四卷江蘇巡撫採進本

國朝高士奇撰士奇有左傳地名考已著錄是編蓋與地名考相輔而行然體例龐雜如出二手如不

論嫡妾皆謂之夫人已於篇首發例而於齊乃別出悼公妾季姬一條有世系者從其世系不論歲月亦於篇首發例而晉丕鄭父丕豹巫臣邢伯皆不相隨楚伯州犁吳伯嚭仍系之晉楚管修仍系之齊而巫臣之子乃不系之楚魯婦人戴已楚婦人鬬伯比妻齊婦人棠姜陳婦人夏姬宋婦人蕩伯姬之類各出一條而他國皆不載僖負羈下旁注一妻字尤不畫一魯君女紀伯姬楚君女江芊之類亦各出一條而他國不載秦女簡璧衛孔伯

姬併列之夫人條中尤爲舛謬周石速以勝夫列之大夫晉優施寺人披豎頭須並以賤役列之士許叔名見於傳例之不載滕薛杞莒皆自爲篇而號公虞公紀侯隨侯皆儼然躬桓之班乃與潞子嬰兒介葛盧等併爲一篇其他顛倒雜亂自相矛盾者幾於展卷皆然不能備數其委諸門客之手

士奇未一寓目乎

春秋測微十三卷　浙江巡撫採進本

國朝朱奇齡撰奇齡字與三號拙齋海寧人康熙中

貢生是書前冠以王朝列國世次族系一卷經文
則一公爲一卷其說多主胡傳而稍糾其刻酷過
當之論然胡傳之所未及而奇齡從而鍛鍊者亦
復不少大旨以意揣量據理斷制而不信左氏之
事實故往往不考典制不近情理如左氏稱聲子
爲繼室此娣姪之名而奇齡見今人繼妻稱繼室
遂謂聲子爲嫡妻而隱公爲嫡子稱其當立胡傳
指滅項爲季氏已爲不考然尚無主名奇齡遂歸
獄於行父以執政於文公之世者移之僖公之世

如斯之類皆失之不考至於葬衛桓公一條謂桓之爲謚不宜加於衛完閔其未有失德不忍加以惡謚故春秋因之然則倘有失德孔子當爲改惡謚乎戎伐凡伯一條本在楚丘乃責魯失於防送以境外之事責之主人然則凡有使臣皆當大具甲卒衛入本國而後返乎以此說經恐非筆削之旨也其所自信在於以經解經然說刺公子買一條言魯無殺大夫者惟此一事則未檢成公十六年又刺公子偃也其說刺公子偃一條謂刺者非

明正其罪而隱殺之之謂刺又未檢殺買一條經書不卒戍刺之傳亦稱以不卒戍說於楚固明正其罪也是亦難言以經說經矣

春秋三傳同異考一卷 浙江巡撫採進本

國朝吳陳琰撰琰字寶崖錢塘人其書取三傳人名地名相異及事之不同者各著於篇又辨別三傳義例得失而斷以已意

春秋左傳事類年表一卷 浙江鮑士恭家藏本

國朝顧宗瑋撰宗瑋字廷敬吳江人其書每一年為

半頁横分十格一曰周二曰魯三曰列國四曰災異五曰郊祀六曰朝聘七曰會盟八曰征伐九曰城築十曰土田各以經文散書其內而傳文爲經所不載者亦附見焉據其凡例尚有三傳異同一卷春秋通例一卷春秋稽疑一卷春秋叅同一卷春秋提要發明一卷春秋提譜一卷春秋箋釋一卷春秋餘論一卷今皆未見蓋非完書也

左繡三十卷通行本

國朝馮李驊陸浩同編李驊字天閑錢塘人浩字大

瀛定海人是篇首載讀左巵言十二公時事圖說春秋三變說列國盛衰說周十四王說書中分上下二格下格列杜預經傳集解及林堯叟左傳解杜解恐依原本林解則時多刪節又摘取孔氏正義及

國朝顧炎武左傳補正二書與杜氏有異同者附於其後別無新義上格皆載李𩦎與浩評語則竟以時文之法商摧經傳矣

春秋剩義二卷江西巡撫採進本

國朝應麟撰麟有易經粹言已著錄是編亦摘經文標題而各爲之說其論春王正月以爲夫子行夏之時改周正朔大端已失其他亦皆陳因之論

春秋義存錄十二卷　浙江巡撫採進本

國朝陸奎勳撰奎勳有陸堂易學已著錄是編力破春秋一字褒貶之說頗能掃公穀拘例之失與宋儒深刻嚴酷之論而矯枉過直謂孔子全因舊史之文然則所謂筆削者安在所謂其義竊取者又安在況公羊著不修春秋之文左氏記河陽書狩

之語去聖未遠必有所受舉一二節可例其餘乃
謂除此數條之外悉因魯國之成書然則必如倪
思之班馬異同字字著原文改本郭茂倩之樂府
詩集篇篇分本詞入樂而後信爲孔子有所修改
耶其疑胡傳而信左氏亦足破以經解經之空談
而乃別出新奇欲以孔子之言解春秋凡一切子
書緯書所引不問眞僞一槩闌入至於其文與春
秋無關如莊公八年齊無知一條引坊記曰子云
君不與同姓共車一節又引文言傳積善之家一

節註曰拔前條之義爲齊傳言也後條之義爲齊襄言也似乎孔子一生無一語不因春秋而發者有是理乎

春秋筆削微旨二十六卷 陝西巡撫採進本

國朝劉紹攽撰紹攽有周易詳說已著錄是編採公穀二傳附會之說與孫胡諸家臆斷之論彙爲一書而更以已意穿鑿之大旨惟以名字日月爲褒貶而掊擊左傳尤力其說謂左氏不過敘事於經義毫無發明不知有事迹而後有是非有是非而

後有襃貶但據書字爲褒矣其所以襃之故紹攷能研求其字而知之乎但據書人爲貶矣其所以貶之故紹攷能研求一人字而知之乎如宰咺賵惠公仲子爲貶設無左傳何由知仲子爲妾而貶之齊高子來爲褒設無左傳何由知爲高傒存魯而褒之幸藉傳而知其事又諱所自來以傳爲不足據是何異迷途之人藉人爲導得途之後鞭其人而逐之乎

春秋通論五卷 陝西巡撫採進本

國朝劉紹攽撰是書與所著筆削微旨相爲經緯而往往循文敷衍罕所發明如桓三年日有食之既一條云春秋日食三十六隱之食者一桓文成食者各二僖宣定食者各三莊之食者四襄之食者九昭之食者七其中食既者三此及宣八年七月襄二十四年七月皆變之甚者又莊十五年鄭人侵宋一條云外書侵五十有七始於此終哀十三晉魏曼多侵衛書伐二百一十三始隱二年鄭人伐衛終哀十三公子申伐鄭天下之無道甚矣僖

十九年邾人執鄫子用之一條云用人者二此年用鄫子昭十一年楚執蔡世子有用之其虐爲已甚矣夫日食之爲變侵伐之爲無道殺人以祭之爲虐亦何待贅言乎

空山堂春秋傳十二卷通行本

國朝牛運震撰運震有空山堂易傳已著錄是編說經不信三傳動相駁難蓋宋劉敞孫復之流由其記誦淹通足以濟其博辨故異論往往而生也

春秋管見無卷數奉天府尹採進本

國朝魏樞撰樞有東易問已著錄是書雜採春秋三傳及胡傳之文亦以已意附註於後然大抵用意苛深不出胡氏之門徑其自出新意者尤往往乖舛如春秋魯史以魯紀年故正月書王以明有統樞乃擅改經文以周紀年以魯附註是但知竊襲通鑑綱目之例而不知以周紀年則正月書王爲複與僞本元經既書某帝某年又書帝正月者同一失矣哀公十四年春西狩獲麟自當以獲麟爲重樞乃謂冬獵曰狩經雖絕筆於十四年之春而

實則十有三年之冬不没其春者所以奉正朔而

大一統之尊必終於冬者所以明天道而順四時

之序蓋隱寓行夏時之意是又節外生枝屈孔子

以就已說矣如斯之類比比而然皆不足爲訓也

春秋義補註十二卷 江蘇巡撫採進本

國朝楊方達撰方達有易學圖說會通已著錄初孫

嘉淦作春秋義大旨祖胡安國之説後漸悟其非

旋自燬板 按嘉淦自燬其板事見此書凡例第三條中 方達嘗受知於

嘉淦因爲刪補其文以成是編大旨於三傳多取

公穀經文如裂繻作履綸矢魚作觀魚叔孫婼作叔孫舍定姒作定弋之類亦多從公穀其左傳事迹往往在所擯斥如天王狩于河陽傳有明文乃云或魯史本書狩或夫子書狩皆不可知是併其可取之說亦不信也於諸家多取宋以後其唐以前之說僅采劉向災異一兩條如文公喪娶一條全用春秋繁露而不肯標董仲舒之名蓋諱言宗漢儒也其持論尤務為深刻二百四十二年之中偶免譏彈者惟叔姬歸于紀紀季以酅入于齊紀

叔姬歸于鄫葬蔡桓侯齊師宋師曹師城邢齊侯

伐楚次陘盟于召陵諸侯遂救宋宋公禦說卒狄

救齊楚人救衛甯俞來聘叔肹卒伯姬歸于宋仲

孫蔑卒宋伯姬卒劉子單子以王猛入于王城叔

孫舍卒宋公佐卒于曲棘劉卷卒十八九條而已

而召陵之盟甯俞之聘嘉淦所許者方達又推論

其失咎齊桓不聲楚僭王之罪咎甯俞知聘魯而

不知朝周實則倖邀寬論者僅十五六事也其中

自相矛盾者如既謂隱公爲簒又謂桓公爲弑是

以討篡爲弑也既謂州吁弑桓公而王不問衛人立晉而王不問咎在天王於王人子突救衛又罪其知順逆而不知衆寡是爲天王者進退無不干咎也其最甚者拘泥常事不書之說於十二公之甍即終於路寢合禮之正者亦必求其所以貶然則苟無所貶則國君易代史可不詳歟至於紀季姜歸于京師謂季姜非嫡長不可以爲王后許叔入于許謂許君有子叔不奉之而自立又不知其所據矣

春秋原經四卷 副都御史黄登賢家藏本

國朝王心敬撰心敬有豐川易說已著錄是編不載經文亦不及經中所書之事惟泛論孔子之意分爲四篇一曰講讀八法二曰通論三曰原春秋之由作四曰諸儒論春秋其大旨本孟子之言以尊王抑伯爲主持論甚正其謂孔子不以一字爲褒貶亦足以破諸家紛紜轇轕之陋而矯枉過直加以懸揣臆斷不顧事理之安至謂左傳事迹皆聖人之所刪不當復存其說考古者左史記言右史

記事尚書者左史類也春秋者右史類也劉知幾作史通敘述源流至爲明析心敬乃援尚書爲例謂事迹之可存者聖人必存如典謨訓誥是也事迹之不可存者聖人必删如左傳所載是也因而盡廢諸傳惟以經解經不思經文簡質非傳難明卽如鄭伯克段於鄢一條設無傳文則段于鄭爲何人鄭伯克之爲何故經文旣未明書但據此六字之文抱遺經而究終始雖聖人復生沈思畢世無由知其爲鄭伯之弟以武姜内應作亂也是開

卷數行已窒礙不行無論其餘矣況自有六經以後歷漢至今通儒輩出其失經意者固多得經意者亦不少心敬乃一概排斥謂孔子之後惟孟子能知孟子之後直至心敬乃能知甚至謂孔門諸子未見春秋故論語無一字及之至孟子搜索闕里始見本經撰以事理豈其然乎

春秋深十九卷湖北巡撫採進抄本

國朝許伯政撰伯政有易深已著錄是書謂孔子既因魯史作春秋其史中所載事實卽爲之傳今左

傳中敘而不斷言約旨精者卽孔子所作其有加注解如段不弟故不言弟之類又加論贊如君子曰仲尼曰之類詞氣浮夸多與經旨相悖乃屬左氏增設書內皆列之小注使不與本傳相混其有傳無經者則全删不錄按近時河南張沐著春秋疏略以左傳爲列於經左之義不爲人姓伯政葢踵是說然又覺傳中論贊或稱孔子或稱仲尼究不類孔子自作故更變其說歸於左氏增加耳至春秋之用周正原無可疑其兼用夏正以便民事

則有周禮正月正歲之文顯然可據伯政但撫經
書中夏正之文以相詰難蓋知其一不知其二其
左傳王周正月一語尤爲確証伯政并此二字詆
爲不通以爲後人所加則凡古書之害於已說者
悉以後人竄入概之天下無不可伸之論矣惟其
考定每年十二月朔日甲子及節氣時刻俾二百
四十年間曆閏之得失干支之次序一一可見以
申其合於夏正之說似乎可據不知周正夏正在
月不在日其月雖相差六十日而其日則六十甲

子剛及一週不論周正夏正其朔望原未常改不足以爲建寅之據亦不揣本而齊末也

春秋集古傳注二十六卷或問六卷　兩江總督採進本

國朝郜坦撰坦淮安人是書成於乾隆乙丑首爲纂例十五篇末爲或問六卷言所以去取諸家之意經文皆遵左氏不遵左氏者惟紀子帛改從伯君氏卒改從尹鄭人來渝平改從輸三條耳其事迹亦據左氏其所集傳注多用杜預孔穎達啖助趙匡陸淳孫復劉敞孫覺程子許翰胡安國高閌陳

傅艮張洽趙鵬飛家鉉翁吳澄十七家之說而別
採朱元諸家以輔之在說春秋家亦非純尙空談
者然持論亦多深刻又時時好出新意而不盡允
協如改君氏爲尹氏以爲即公囚於鄭之尹氏沿
龔金履祥之說殊爲附會又如趙盾弑君越竟乃
免趙匡劉敞孫覺朱子吕祖謙諸儒皆以爲必非
孔子之言而坦於或問中則云越境而不返乎晉
國董狐又何言以正其弑於集古傳註中則云去
國不返然後君臣之義絕越境乃免之言爲無今

將之心者闢一門路云云夫春秋作而亂臣賊子懼何謂聖人而爲後世闢一門路使姦雄藉口乎至於城濮丘之說其傳注本主劉敞而或問則以爲王孫復二書之中不免偶傷牴牾猶其小節矣

春秋義例十二卷湖北巡撫採進本

國朝劉夢鵬撰夢鵬字雲翼蘄水人乾隆辛未進士官饒陽縣知縣是書卷首列孟子朱子之論春秋者爲述孟述朱次爲王朝世次考列國世次考曾世次考以下十二公爲十二卷大旨遵公穀而斥

左氏其自序謂公穀比事屬詞義不詭於儒者而斤斤於日月名氏爵號以求例曾謂春秋之旨盡如是乎若左氏紀事多而誤說經疏而謬如莒密州之事經不云世子展輿也而左以爲展輿莒庶其之事經不云世子僕也而左以爲僕蔡侯申之事經賤者書盜也而左以爲公孫翩晉州蒲之事經不云欒書中行偃也而左以爲欒書中行偃晉夷皐之事經以爲趙盾也而左以爲穿鄭伯夷之事經以爲歸生也而左以爲宋吳僚之事經不云

公子光也而左以爲公子光鄭髠頑經以爲卒也而左以爲公子騑之謀楚子麇經以爲卒也而左以爲公子圍之逆齊陽生經以爲卒也而左以爲陳乞以說於吳其他大夫奔殺經或止一二人而左增入數人會盟侵伐經各有其事而左或牽移他事滕薛杞宋蔡邾各二國經載分明而左誤合爲一緣陵城杞實繫兩地而左以爲俱繫淳于入祊假田各有情事而左以爲魯鄭相易子帛君氏誤訛字也而左以爲名稱甲戌已丑兩存日也而

左以爲再赴葬桓王諱也而左以爲改葬子般卒也而左以爲殺子牙卒也而左以爲酖諸如世次增添事迹舛誤難以殫述其持論甚辨幾於季本郝敬毛奇齡然經亟書法傳述事實必以經所不書即爲增設則河陽之狩周天子眞巡狩矣其論似通而實謬至於深文過當憑臆率斷如以隱爲竊國欺桓幼而攘之亟誕十有餘年以子同生爲哀姜張本自子生至婦入見其過期不娶昏姻不時以季友志在奉僖援齊得復故賊閔公者乃季

友非慶父以齊崔杼之事亦因景公附杼故杼爲立景而生逆謀以昭公三十二年吳伐越乃南越芊姓非於越之越亦可謂果於自信者矣

讀左補義五十卷 浙江巡撫採進本

國朝姜炳璋撰炳璋有詩序補義已著錄是書欲破說春秋者屈經從例之弊謂春秋無例左傳所言之例皆史氏之舊文其凡有五一曰西周舊典二曰東遷後列國相沿之例三曰魯史自相傳授之例四曰霸國更定之例五曰魯君臣私定之例杜

預所謂凡例皆周公之禮經變例皆聖人之新意者未爲定論其援據頗典博參考亦頗融貫然謂史氏相沿有此五例左氏遂據以推測聖經可也謂春秋全因五例之舊文則聖人直錄魯史不筆不削何以云其義竊取何以云知我罪我其惟春秋乎觀襄公二十年傳甯殖曰名藏在諸侯之策曰孫林父甯殖出其君而經書襄公十四年夏四月己未衛侯出奔齊是亦不盡用策書之明證矣所註用杜解者十之六七兼採他說并參以己意

亦頗簡潔而傳後必附以說簡端又冠以評或論事或論文如坊選古文之例殊非註經之體也

春秋經傳類求十二卷兩江總督採進本

國朝孫從添過臨汾同編從添號石芝常熟人臨汾長洲人是書始刻於乾隆己卯取春秋三傳及胡安國傳分爲一百二十門每門前列書法後載事類事類之中又自分經傳其自述謂本於蘇軾春秋當以類求一語雖亦欲發比事屬詞之旨然割裂繁碎彌難尋檢卷首列春秋諸國圖說一篇亦

取之蘇軾指掌圖不知指掌圖後人贋作非軾書也

春秋一得一卷 編修周永年家藏本

國朝閻循觀撰循觀有尙書讀記已著錄然尙書讀記多推求文句未能闡帝王經世之大法是編則於筆削大義多所發明如曰胡氏夏時冠周月之說理所必無夫子作春秋以明文武之道文武之制而夫子更之可乎曰武氏子來求賻罪魯也曰州吁不稱公子絕之於衞也胡氏謂莊公不待以

公子之道以為為人君父之戒何以懼亂臣乎曰
諸侯不得專殺大夫故凡大夫之殺春秋皆稱國
舉官不論有罪無罪及殺當其罪否也此意先儒
多誤會曰說者謂王不稱天為春秋貶黜天子不
亦甚乎春王正月不曰天王則天王王一也曰梁
山崩穀梁氏曰君親縞素率羣臣而哭之既而祠
焉斯崩川之經河者流矣此術者之言也左氏曰
君為不舉降服乘縵徹樂出次祝幣史辭以禮焉
此有司之存也胡氏曰古之遭變異而外為此文

者必有恐懼修省之心生於內徒飾其文而無實
以先之何以弭災變乎此儒者之道也其言明白
正大多類此惜止八十八條未能成書也

左傳評三卷山東巡撫採進本

國朝李文淵撰文淵字靜叔益都人春秋左傳本以
釋經自眞德秀選入文章正宗亦遂相沿而論文
近時寧都魏禧桐城方苞於文法推闡尤詳文淵
以二家所論尚有未盡乃自以己意評點之僅及
僖公二十四年而文淵夭逝書遂未畢其兄文藻

裒次遺稿編爲三卷刊板於潮陽末有文藻跋稱其潛心易禮兩經取古人圖象傳註雜而繹之者數年以至於病且死故所評閱多未終卷云

春秋日食質疑一卷 編修程晉芳家藏本

國朝吳守一撰守一字萬先歙縣人是書推考歲差加減以證春秋所紀日食之誤春秋日月以長歷考之往往有訛見於杜預釋例此更詳其進退遲速以求交限末附詩書日食考二條以互相參証但其云隱公三年春王二月己巳朔日有食之當

是三月己巳朔書二月者晦朔之誤桓公三年秋七月壬辰朔日有食之當是五月癸丑朔書三月者或夏正之訛近者陳厚耀作春秋長歷表以爲隱公元年以前非失一閏乃多一閏退一月就之隱公元年正月爲庚辰朔較長歷實退兩月推至僖公五年止以閏月小建爲之遷就則隱桓三年日食更不必疑矣僖公十五年夏五月日有食之守一以爲當是三月甲戌而顧棟高春秋長歷拾遺表以爲當是四月癸丑朔襄公二十四年七月

八月遞食守一與棟高皆從大衍歷以爲八月無食其他守一棟高說亦多同而皆不及厚耀之密生數千載之後必欲求歲差於杪忽之間亦未見其悉得姑存其說焉可矣

春秋不傳十二卷 江蘇巡撫採進本

國朝湯啓祚撰啓祚字迪宗寶應人其書自稱不傳者謂於四傳無所專從也今觀所說特不從左傳耳於公羊穀梁胡氏皆掇其餘論而日月之例信公穀尤篤然三家之傳雖皆以譏貶爲主而尙各

有所平反啓祚乃專取三家嚴刻鍛鍊之說合爲一書如其所論是聖人之立法更酷於商鞅韓非也

春秋集解讀本十二卷 安徽巡撫採進本

國朝吳應申撰應申字文在歙縣人以春秋經解卷帙浩繁難於徧讀因會萃衆說擇其合於經旨者詳著經文之下以資記覽自序謂詞可計日而誦爲愚魯者計甚便蓋特鄉塾課讀之本也

春秋三傳事實廣證 無卷數 兩江總督採進本

不著撰人名氏採諸書所載春秋時事迹列於三傳之下意取互相參證然左氏親見國史公穀兩家已不及其確實乃兼採諸子雜說寓言欲以考校其是非亦徒成其龐雜而已矣於經義無補也

右春秋類一百十八部一千五百二十一卷內十一部無卷數皆附存目

按明科舉之例諸經傳註皆因元制用宋儒然程子作春秋傳未成朱子又未註春秋以胡安國學出程子張洽學出朱子春秋遂定

用二家恭重其所出之淵源非眞有見於二人之書果勝諸家也後張傳以文繁漸廢胡傳竟得孤行則又考官舉子共趨簡易之故非律令所定矣且他經雖限以一說立言猶主經文春秋一經則惟主發揮傳義其以經文命題不過傳文之標識知爲某公某年某事而已觀張朝瑞貢舉考備列明一代試題他經皆具經文首尾惟春秋僅列題中兩三字如盟密夾谷之類其視經文不爲輕重可

知矣是春秋雖列在學官實以胡傳當一經
孔子特擁其虛名而已經義之荒又何足怪
乎

總括衆說折衷聖言凡安國迂謬之
談恐一一駁正此足見是非之公終有不能
强掩者矣今檢校遺書於明代說春秋家多
所刊削庶不以科舉俗學晦蝕聖經之本旨
云爾

欽定四庫全書總目卷三十二

經部三十二

孝經類

蔡邕明堂論引魏文侯孝經傳呂覽審微篇亦引孝經諸侯章則其來久矣然授受無緒故陳騤汪應辰皆疑其偽今觀其文去二戴所錄為近要為七十子徒之遺書使河間獻王採入一百三十一篇中則亦禮記之一篇與儒行緇衣轉從其類惟其各出別行稱孔子所作傳錄者

又分章標目自名一經後儒遂以不類繫辭論語繩之亦有由矣中間孔鄭兩本互相勝負始以開元御註用今文遵制者從鄭後以朱子刊誤用古文講學者又轉而從孔要其文句小異義理不殊當以黃震之言爲定論語見黃氏日鈔故今之所錄惟取其詞達理明有裨來學不復以今文古文區分門戶徒釀水火之爭蓋註經者明道之事非分明角勝之事也

古文孝經孔氏傳一卷附宋本古文孝經一卷光祿寺卿陸錫

熊家藏本

舊本題漢孔安國傳日本信陽太宰純音據卷末乾隆丙申歙縣鮑廷博新刊跋稱其友汪翼滄附市舶至日本得於彼國之長崎澳核其紀歲干支乃康熙十一年所刊前有太宰純序稱古書亡於中夏存於日本者頗多昔僧奝然適宋獻鄭注孝經一本今去其世七百餘年古書之散逸者亦不少而孔傳古文孝經全然尚存惟是經國人相傳之久不知歷幾人書寫是以文字訛謬魚魯不辨

純旣以數本校讐且旁採他書所引苟有足徵者莫不參考十更裘葛乃成定本其經文與宋人所謂古文者亦不全同今不敢從彼改此傳中間有不成語雖疑其有誤然諸本皆同無所取正故姑傳疑以俟君子今文唐陸元朗嘗音之古文則否今因依陸氏音例並音經傳庶乎令讀者不誤其音云云考世傳海外之本別有所謂七經孟子考文者亦日本人所刊稱西條掌書記山井鼎輯東都講官物觀補遺中有古文孝經一卷亦云古文

孔傳中華所不傳而其邦獨存又云其眞僞不可辨末學微賤不敢輒議云云則日本所傳原有是書非鮑氏新刊贗造此本核其文句與山井鼎等所考大抵相應惟山井鼎等稱每章題下有劉炫直解其字極細寫之與注文麤細弗類又有引及邢昺正義者爲後人附錄此本無之爲少異耳其傳文雖證以論衡經典釋文唐會要所引亦頗相合然淺陋冗漫不類漢儒釋經之體併不類唐宋元以前人語殆市舶流通頗得中國書籍有桀黠

知文義者摭諸書所引孔傳影附爲之以自誇圖籍之富歟考元王惲中堂事紀曰中統二年高麗世子植來朝宴於中書省問曰傳聞汝邦有古文尚書及海外異書答曰與中國書不殊高麗日本比鄰相接海東經典大槩可知使果有之何以為然不與鄭注並獻至今日而乃出足徵彼國之本出自宋元以後觀山井鼎亦疑之則其事固可知矣特以海外秘文人所樂覩使不實見其書終不知所謂古文孝經孔傳不過如此轉爲好古者之

所惜故特錄存之而具列其始末如右

孝經正義三卷內府藏本

唐元宗明皇帝御注宋邢昺疏案唐會要開元十年六月上注孝經頒天下及國子學天寶二年二月上重注亦頒天下舊唐書經籍志孝經一卷元宗注唐書藝文志今上孝經制旨一卷注曰元宗其稱制旨者猶梁武帝中庸義之稱制旨實一書也趙明誠金石錄載明皇注孝經四卷陳振孫書錄解題亦稱家有此刻爲四大軸蓋天寶四載九

月以御注刻石於太學謂之石臺孝經今尚存西安府學中為碑凡四故拓本稱四卷耳元宗御製序末稱一章之中凡有數句一句之內義有兼明具載則文繁畧之則義闕今存於疏用廣發揮唐書元行沖傳稱元宗自注孝經詔行沖為疏立於學官唐會要又載天寶五載詔孝經書疏雖粗發明未能該備今更敷暢以廣闕文令集賢院寫頒中外是注凡再修疏亦再修其疏唐志作二卷宋志則作三卷殆續增一卷歟宋咸平中邢昺所修

之疏卽據行冲書爲藍本然孰爲舊文孰爲新說今已不可辨別矣孝經有今文古文二本今文稱鄭元注其說傳自荀昶而鄭志不載其名古文稱孔安國注其書出自劉炫而隋書已言其僞至唐開元七年三月詔令羣儒質定右庶子劉知幾主古文立十二驗以駁鄭國子祭酒司馬貞主今文摘閨門章文句凡鄙庶人章割裂舊文妄加子曰字及句中脫衣就功諸語以駁孔其文具載唐會要中厥後今文行而古文廢元熊禾作董鼎孝經

大義序遂謂貞去閨門一章卒啟元宗無禮無度之禍明孫本作孝經辨疑併謂唐宮闈不肅貞削閨門一章乃爲國諱夫削閨門一章遂啟幸蜀之衅使當時行用古文果無天寶之亂乎唐宮闈不肅誠有之至於閨門章二十四字則絕與武韋不相涉指爲避諱不知所避何諱也況知幾與貞兩議並上會要載當時之詔乃鄭依舊行用孔注傳習者稀亦存繼絕之典是未因知幾而廢鄭亦未因貞而廢孔迨時閱三年乃有御注太學刻石署

名者三十六人貞不預列御注既行孔鄭兩家遂併廢亦未聞貞更建議廢孔也永等徒以朱子刊誤偶用古文遂以不用古文為大罪又不能知唐時典故徒聞中興書目有議者排毀古文遂廢之語遂沿其誤說憤憤然歸罪於貞不知以注而論則孔佚鄭亦佚孔佚罪貞鄭佚又罪誰乎以經而論則鄭存孔亦存古文並未因貞一議亡也貞又何罪焉今詳考源流明今文之立自元宗此注始元宗此注之立自宋詔邢昺等修此疏始衆說喧

敗皆揣摩影響之談置之不論不議可矣

古文孝經指解一卷 內府藏本

不著編輯者名氏以宋司馬光范祖禹之說合爲一書案宋中興藝文志曰自唐明皇時議者排毀古文以閨門一章爲鄙俗而古文遂廢 按此說之誤辨已見孝經正義條下 至司馬光始取古文爲指解又范祖禹進孝經說劄子曰仁宗朝司馬光在館閣爲古文指解表上之臣妄以所見又爲之說書錄解題載光書祖禹書各一卷此本始以二書相因而作故合

編也王應麟玉海載光書進於至和元年時爲殿中丞直秘閣與祖禹說小異然光集所載進表稱嘗撰古文孝經指解皇祐中獻於仁宗皇帝竊慮歲久不存今繕寫爲一卷上進云云則祖禹所說者初進之本應麟所說者重進之本耳孝經今文古文自隋志所載王劭劉炫以來即紛紛聚訟至今說經之家亦多遞相左右然所爭者不過字句之間觀光從古文而句下乃備載唐元宗今文之注使二本南轅北轍可移今文之注以注古文乎

宋黄震曰鈔有曰按孝經一爾古文今文特所傳微有不同如首章今文云仲尼居曾子侍古文則云仲尼閒居曾子侍坐今文云子曰先王有至德要道古文則曰子曰參先王有至德要道今文云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古文則曰夫孝德之本教之所由生文之或增或减不過如此於大義固無不同至於分章之多寡今文三才章其政不嚴而治與先王見教之可以化民通爲一章古文則分爲二章今文聖治章第九其所因者本也

與父子之道天性通爲一章古文則分爲二章不愛其親而愛他人者古文又分爲一章章句之分合率不過如此於大義亦無不同古文又云閨門之內具禮矣乎嚴父嚴兄妻子臣妾猶百姓徒役也此二十二字今文全無之而古文自爲一章與前之分章者三共增爲二十二所異者又不過如此非今文與古文各爲一書也其說可謂持平光所解及祖禹所說讀者觀其宏旨以求天經地義之源足矣其今文古文之爭直謂賢者之過可也

胡纉拾遺錄嘗譏祖禹所說以光注言之不通也何誤爲經文今證以朱子刊誤纉說信然然亦非大義所係今姑仍原本錄之而附載纉說以糾其失焉

按注孝經者駁今文而遵古文自此書始五六百年門戶相持則自朱子用此書作刊誤始皆逐其末而遺其本也今特全錄黃震之言發其大凡以著詬爭之無謂餘一切紛紛之說後不復載亦不復辨焉

孝經刊誤一卷 通行本

宋朱子撰書成於淳熙十三年朱子年五十七主管華州雲臺觀時作也取古文孝經分為經一章傳十四章刪舊文二百二十三字後有自記曰熹舊見衡山胡侍郎論語說 按胡宏高宗時為禮部侍郎居衡州故曰衡山所著有五峯論語指南一卷 疑孝經引詩非經本文初甚駭焉徐而察之始悟胡公之言為信而孝經之可疑者不但此也因以書質之沙隨程可久丈 按程可久迥之字也 程答書曰頃見玉山汪端明 按汪應辰孝宗時為端明殿學士 亦

以此書多出後人附會於是乃知前輩讀書精審其論固已及此竊幸有所因述而得免於鑿空妄言之罪云云今以朱子語錄考之黃㽦記云孝經除了後人所添前面子曰及後面引詩便有首尾又云順則逆民無則焉是季文子之詞言斯可道行斯可樂一段是北宮文子論令尹之威儀在左傳中自有首尾載入孝經都不接續全無意思又葉賀孫記云古文孝經有不似今文順者如父母生之續莫大焉又著一个子曰字方說不愛其親

而愛他人者謂之悖德此本是一段以子曰分為二恐不是又輔廣記云孝莫大於嚴父嚴父莫大於配天豈不害理如此則須是如武王周公方能盡孝道尋常人都無分豈不啟人僭亂之心是朱子詆毀此書已非一日特不敢自居於改經故托之胡宏汪應辰耳歐陽修詩本義曰刪詩云者非止全篇刪去也或篇刪其章或章刪其句或句刪其字引唐棣君子偕老節南山三詩為證朱子蓋用是例也陳振孫書錄解題載此書注其下曰抱

遺經於千載之後而能卓然悟疑辨惑非豪傑特起獨立之士何以及此此後學所不敢仿效而亦不敢擬議也斯言允矣南宋以後作注者多用此本故今特著於錄見諸儒淵源之所自與門戶之所以分焉

孝經大義一卷兩江總督採進本

元董鼎撰鼎有尚書輯錄纂注已著錄初朱子作孝經刊誤但爲釐定經傳刪削字句而未及爲之訓釋鼎乃因朱子改本爲之詮解凡改本圖記之

字悉爲芟除改本辨正之語仍存於各章之末所謂右傳之幾章釋某義者一一順文衍說無所出入第十二章十四章所謂不解經而別發一義者亦即以經外之義說之無所辨詰惟增注今文與同爲鼎所加耳其注稍參以方言如云今有一箇道理又云至此方言出一孝字之類畧如語錄之例其敷衍語氣則全爲口義之體雖遣詞未免稍冗而發揮明暢頗能反覆以盡其意於初學亦不爲無益也前有熊禾序蓋大德九年鼎子真卿從

胡一桂訪禾於雲谷山中以此書質禾禾因屬其族兄熊敬刊行而自序其首序稱朱子爲桓桓文公按書曰勗哉夫子尚桓桓孔傳曰桓桓武貌爾雅曰桓桓烈烈威也均與著書明道之旨無關頗爲杜撰又文公字跳行示敬而孔子曾子字乃均不跳行亦殊顛倒以原本所有姑仍其舊錄之焉

孝經定本一卷 兩江總督採進本

元吳澄撰澄有易纂言已著錄此書以今文孝經

爲本仍從朱子刊誤之例分列經傳其經則合今文六章爲一章其傳則依今文爲十二章而改易其次序至朱子所删一百七十二字（按朱子刊悞凡删二百一十三字中有句删其字者此惟截所删之句故止一百七十二字）與古文閨門章二十四字並附錄於後後有大德癸卯澄門人河南張恒跋稱澄觀邪疏而知古文之偽觀朱子所論知今文亦有可疑因整齊諸說附入己見爲家塾課子之書不欲傳之來世示人云云蓋心亦有所不安也其謂漢初諸儒未見此書蓋未考魏文

侯嘗爲作傳見於蔡邕明堂論中至其據許氏說文所引古文孝經仲尼居無閒字知古文之仲尼閒居爲劉炫所妄增又據桓譚新論稱古文千八百七十二字與今文異者四百餘字今劉炫本止有千八百七字多於今文八字除增閨門一章二十四字外與今文異者僅二十餘字則較司馬貞之攻古文但泛稱文句鄙俗者特有根據所定篇第雖多分裂舊文而詮解簡明亦秩然成理朱子刊誤既不可廢則澄此書亦不能不存蓋至是而

孝經有二改本矣

孝經述註一卷 永樂大典本

明項霦撰霦始末無可考惟江西志載項霦浙江臨海人洪武間爲按察司僉事與黄昭原序所言合當即其人也是編用古文孝經本其所詮釋不務爲深奥之論而循文衍義按章標旨詞意頗爲簡明猶説經家之不支蔓者明史藝文志不著録朱彝尊經義考亦不載其名惟永樂大典僅存此本然編次脫佚以第七章註文入第六章經文下

遂使六章無註七章無經今以所佚經文按古文原本補入所佚註文則世無別本無從葺完矣以其沉埋蠹簡之內三百餘年世無能舉其名者今幸際

昌期發其光耀亦萬世一時之遭遇故特採掇出之俾聞於後不以殘缺而廢焉

孝經集傳四卷福建巡撫採進本

明黃道周撰道周有易象正已著錄是書作於廷杖下獄之時其作書之旨見於門人所筆記者曰

孝經有五大義本性立教因心爲治令人知非孝無教非性無道爲聖賢學問根本一也約教於禮約禮於敬敬以致中孝以導和爲帝王致治淵源二也則天因地常以地道自處順行讓使天下銷其戾心覩五刑五兵無得力處爲古今治亂淵源三也反文尚質以夏商之道救周四也闢楊誅墨使佛老之道不得亂常五也以是五者别其章分然後以禮記諸篇條貫麗之其自序中所謂五微義十二著義者不出於此實其著書之綱領也

然其初說以引詩數處各屬下章如中庸尚絅章例今則仍附於各章之後蓋亦自知其說之不安又其初欲先明篇章次論孝敬淵源三論反文歸質似欲自立名目如大學衍義之體今本則仍依經文次第而雜引經記以証之亦與初例不同昔朱子作刊誤後序曰欲掇取他書之言可發此經之旨者別爲外傳顧未敢耳道周此書蓋與之闇合其推闡頗爲詳洽蓋起草於崇禎戊寅卒業於癸未屢變其例而後成故較所注禮記五篇成於

一歲之中者爲精密云

御注孝經一卷

順治十三年

世祖章皇帝御撰孝經辭近而旨遠等而次之自天子以至於庶人推而廣之自閨門可放諸四海專而致之卽愚夫愚婦可通於神明故語其平近則人人可知可行語其精微則

聖人亦覃思於闡繹是編

御注約一萬餘言用石臺本不用孔安國本息今文古文

門戶之爭也亦不用朱子刊誤本杜改經之漸也義必精粹而詞無深隱期家喻戶曉也考歷代帝王注是經者晉元帝有孝經傳晉孝武帝有總明館孝經講義梁武帝有孝經義疏今皆不存惟唐元宗御注列十三經注疏中傳流於世司馬光范祖禹以下悉不能出其範圍今更得

聖製表章使孔曾遺訓無一義之不彰無一人之不喻回視元宗所注度而越之又不啻萬倍矣

御纂孝經集注一卷

雍正五年

世宗憲皇帝御定孝經書止一卷而虞淳熙稱作傳注者自魏文侯以下至於唐宋有名可紀者凡九十九部二百二卷元明兩代不預焉其書雖歲久多佚近時曹庭棟孝經通釋所引尚於唐得五家宋得十七家元得四家明得二十六家

國朝得十家然宋以前遺文緒論傳者寥寥宋以後之所說大抵執古文以攻今文又執朱子刊誤以攻古文於孔曾大義微言反視爲餘事注愈多而

去經愈遠

世宗憲皇帝以諸注或病庸膚或傷蕪雜不足闡天經地

義之理爰

指授儒臣精為簡汰刊其糟粕存其菁華仿朱子論語孟

子集注之體纂輯此編凡斧藻羣言皆

親為釐定與

世祖章皇帝御注並發明聖教齊曜儀璘盖我

世祖章皇帝四海會同道光纘緒我

世宗憲皇帝

九重問視禮備承

顏

孝治覃敷臚驩萬國以

聖契聖實深造至德要道之原故能

衡鑒衆論得所折衷於以建

皇極而立人紀固非儒生義疏所能比擬萬一矣

孝經問一卷 浙江巡撫採進本

國朝毛奇齡撰奇齡有仲氏易已著錄是編皆駁詰

朱子孝經刊誤及吳澄孝經定本二書設爲門人

張燧問而奇齡答凡十條一曰孝經非僞書二曰今文古文無二本三曰劉炫無僞造孝經事四曰孝經分章所始五曰朱氏分合經傳無據六曰經不宜刪七曰孝經言孝不是效八曰朱氏吳氏刪經無優劣九曰閒居侍坐十曰朱氏極論改文之弊然其第十條乃論明人敢詬劉炫不敢詬朱吳附及朱子之尊二程過於孔子與所標之目不相應蓋目爲門人所加非奇齡所自定故或失其本旨也漢儒說經以師傳師所不言則一字不敢更

宋儒說經以理斷理有可據則六經亦可改然守師傳者其弊不過失之拘憑理斷者其弊或至於橫決而不可制王柏諸人黜竄尚書删削二南悍然欲出孔子上其所由來者漸矣奇齡此書負氣叫囂誠不免失之過當而意主謹守舊文不欲啟變亂古經之習其持論則不能謂之不正也

右孝經類十一部十七卷皆文淵閣著錄

孝經類存目

孝經句解一卷內府藏本

元朱申撰申有周禮句解已著錄是編註釋極淺陋如仲尼閒居句下註曰孔子名某字仲尼閒居謂閒暇居處之時曾子侍句下註曰曾子孔子弟子名參字子輿侍孔子坐子曰句下註曰孔子言曰參字下註曰呼其名而告之蓋鄉塾課蒙之本不足以言詁經者也卷首題晦菴先生所定古文孝經句解而書中以今文章次標列其閒其字句又不從朱子刊誤本亦殊糅雜無緒通志堂經解刻之蓋姑以備數而已

孝經正誤一卷附錄一卷 兩江總督採進本

明潘府撰府字孔修上虞人成化丁未進士官至太常寺卿事迹具明史儒林傳府以孝經皆孔子語不應分經傳因舊本而校正之或數章而合為一章或一章而分作數章一節之內前後互移數節之中上下變置定為一十三章其註則兼採諸儒之說附錄曾子孝實一卷卷首府自有序並載總說六條自謂幸復聖經之舊然亦孰見聖經之舊本而證其能復否乎

孝經宗旨一卷通行本

明羅汝芳撰汝芳字維德南城人嘉靖癸丑進士官至布政使參政明史儒林傳附見王畿傳中此書皆發明孝經之大旨用問答以暢巳說與依文詮釋者不同汝芳講良知之學書中專明此旨故以宗旨二字標題朱彝尊經義考以爲未見而陳繼儒秘笈中實有此本彝尊殆偶然失考黃虞稷千頃堂書目又别引一說以爲羅洪先撰亦非也

孝經疑問一卷浙江巡撫採進本

明姚舜牧撰舜牧有易經疑問已著錄是書以孝
經語意聯貫不應分章尤不宜立章名如首章之
開宗明義七章之三才十七章之事君無所取義
因悉爲刪去其所詮釋則皆老生常談也又謂經
文多出漢儒附會如則天之經因地之利以順天
下等語似類漢儒之言父子之道天性也以下義
不接續並宜刪去又病其各章皆引詩書爲結與
韓詩外傳天祿閣外史相類夫孝經今文古文雖
至今聚訟然自漢以來卽分章無合爲一篇者也

其字何異同雖以朱子之學因古文而作刊誤終不能厭儒者之心也舜牧何人乃更變亂古籍乎況惟聖人乃知聖人舜牧何所依據而能一一分別此為孔子之語此非孔子之語若親見聖人之原本乎

孝經集講一卷　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閣藏本

原本首題直隸揚州府泰州端本社學教諭後學草茅臣熊兆集講又有直隸揚州府知府巡按直隸監察御史再呈看過收受字盡鄉曲陋儒投獻

干進之書也其訓釋皆詞旨淺陋一無可觀前列一圖以圈內爲五品人倫之正圈外爲萬物之偏邪又以元爲天父君亭爲長男中男少男利爲長女中女少女貞爲地母后又演爲天經地義人行之圖修學致用推孝爲忠之圖皆迂謬穿鑿毫無義理蓋無知妄作之尤者也

孝經註義一卷 直隸總督採進本

國朝魏裔介撰介裔字石生號貞菴柏鄉人順治丙戌進士官至保和殿大學士乾隆元年追謚文毅

是書以孝經分章詮釋其訓詁字義者標題曰註其敷衍語意者標題曰義詞旨淺近蓋課蒙之作也

孝經集解一卷 江蘇巡撫採進本

國朝蔣永修撰永修字慎齋宜興人順治丁亥進士官至平越府知府是編順文詮釋以訓童蒙乃其官給事中督學湖廣時所作本與小學合刊名曰孝經小學集解大全以朱儒雜纂之本與聖經併爲一編擬不於倫離於著錄今分爲二書各存其

目焉

讀孝經四卷 江西巡撫採進本

國朝應是撰是字敬非號敬齋宜黃人康熙己酉舉人是書以唐宋註疏爲主參以陳選集註及各家之說其自爲之註者稱愚按多循文摘句無所發明

孝經類解十八卷 安徽巡撫採進本

國朝吳之騄撰之騄字耳公歙縣人康熙壬子舉人官績溪縣教諭遷鎮江府教授是書多引經史子

集以證經文然釋經在發揮微義不當旁引後代故實牽合比附若釋中於事君何所引之經則曲禮四十曰強而仕五十曰服官政等語所引之史則文天祥起兵入衛等事是每句之下皆可成類書一門典籍浩博豈復勝載乎

孝經正文一卷內傳一卷外傳三卷 湖北巡撫採進本

國朝李之素撰之素字定菴麻城人是書成於康熙丙辰以朱子古文孝經刊誤為本首為正文一卷經文每章之後綴以註釋數語詞旨頗為淺略次

為內傳一卷雜引經史子集之言與孝經相證佐者次為外傳三卷則大舜以下迄於明末孝子行實也

孝經詳說二卷 河南巡撫採進本

國朝冉覲祖撰覲祖有易經詳說已著錄是書遵用今文全載唐元宗之註節錄邢昺之疏兼採元董鼎明瞿罕陳士賢諸家之說末附以朱子刊誤而大旨則在辨定呂維祺所著孝經本義大全或問三書所附呂氏或問摘錄一篇既逐條闡發其義

復附餘義一篇以糾其誤蓋維祺之學兼入陸王觀祖則恪守程朱故所論有合有不合也顧所載維祺表章孝經疏後附錄擬題數目有單句題雙句題連句題摘段題搭截題全章合章搭章題諸名非詁經之體亦非講學之道觀祖顧深取之何耶

孝經一卷江西巡撫採進本

國朝朱軾註軾有周易傳義合訂已著錄是編用吳澄考定之本而略爲推衍其義凡不題姓名者皆

澄原文凡稱軾按者皆所加也前有自序又有梁

份殷元福二序份序稱其書不標目第自稱曰朱

某學公大儒也大臣也而撝謙若是云云按漢儒

傳經如梁邱氏易夏侯氏尚書之類多不立名目

軾葢從此例又何休註公羊傳稱何休學亦非軾

所自擬也

孝經三本管窺一卷 江西巡撫採進本

國朝吳隆元撰隆元有易宮已著錄是編首爲孝經

今古文考次爲古文本次爲今文本次爲朱子刊

誤本其大旨以古文為是葢以朱子刊誤用古文本云

孝經集解一卷　福建巡撫採進本

國朝張星徽撰星徽號北山承城人自朱子作孝經刊誤始删削字句分别經傳定為經一章傳十四章後儒已不能無疑至

國朝蔡衍鎤又合為經一章傳十章以合於朱子更定大學之本夫聖經賢傳其垂訓之意並同而文章體例則非有一定今大學一經十傳孝經亦必

一經十傳以相配合是孔曾著作竟如時文程式必限以八比矣有如是之聖賢乎衍鋭所見殊悞星徽乃遵而用之即所解可知矣

孝經章句一卷 江蘇巡撫採進本

國朝任啟運撰啟運有周易洗心已著錄是書一遵朱子刊誤本而於傳之十章增君子無不敬也云云一百一十二字其文與禮記小有異同而今本孝經皆無之啟運自序稱得之山西佛寺中疑為熊安生所傳之本又云王肅於家語言本文有見

戴記者後人輙於家語除其文此章之闕亦必因本文見戴記而後人於此除其文也按熊安生爲北齊人其傳本安得至今猶在其說無徵且馬昭以家語爲王肅僞作其說今載禮記疏中言之鑿鑿啟運乃又引以爲證恐此章亦王肅家語之類矣

孝經通義一卷浙江總督採進本

國朝華玉淳撰玉淳有禹貢約義已著錄是書成於雍正甲寅大旨謂孝經一篇首尾通貫不必分經

與傳其間字句刪削則從朱子刊誤簡文錯誤則從吳澄所考定蓋孝經至王淳而又變一本矣

孝經本義一卷 浙江巡撫採進本

國朝姜兆錫撰兆錫有周易本義述蘊已著錄是書隨文詮釋別無考訂僅塾師課蒙之本

孝經通釋十卷 浙江巡撫採進本

國朝曹庭棟撰庭棟有易準已著錄此書力主古文而以今文附載於下其輯注則徵引頗備所錄凡唐五家宋十七家元四家明二十六家

國朝十家旁証諸說者又十有二家然孝經詞義顯明不比他經之深隱諸說大同小異特多出名氏而已

右孝經類十八部五十三卷皆附存目

按虞淳熙孝經集靈舊列經部然侈陳神怪更緯書之不若今退列於小說家黃幹孝經本旨江直方孝經外傳李長桂孝經綱目朱鴻經書孝語絕不箋釋經文今別列於儒家若李之素孝經內外傳猶列孝經正文後則

姑附存焉